

集部

東里文集卷十六

明 楊士奇 撰

墓表

彭士揚墓表

士揚諱詡彭氏其先見余所作其父墓志父原復母劉氏士揚蚤孤劉賢教育之士揚亦自童丱克卓立不肯在人後其父之同産凡横侵寡孤業而僕隷使士揚母子無可柰何乃走依外氏夙夜刻苦自奮數年學日見

端緒乃歸其從女兄之夫蕭用道授以尚書經鄉人之欲成其子弟者爭延士揚爲塾師士揚事母孝事伯父母如父母而於伯父母之子盡友愛吉安郡學舉士揚訓導赴吏部送翰林考經義時胡文穆公為學士曰吉學之師非深於經者不稱加嚴命題士揚熟於經傳而條析明暢翰林諸公皆稱歎其難能尚書蹇公覽其文喜曰今之教官能是者千百之十一時英國公奏求儒師太宗皇帝命吏部擇行端而有文學者畀之遂以士

揚對從之英國好賢禮士得士揚甚喜朝退之暇相與討論載籍辨析至理厚見禮遇從英國赴交阯凡在軍中奏疏檄諭悉出其手皆事理詳明文辭得體英國於事關切要者必與定議而士大夫謫居交阯者賴其存濟甚多宣德初英國言其賢於上遂授國子監典籍監故有文籍板歲久缺壞狼籍士揚悉彙次而整齊之見故元諸儒所輯解小學書闕逸三之一慨然曰此朱子切切為學者端本澄源而作何可廢乎徧求善本出已

資録補刋完雖職不預教事而諸生執經請業者無虚日司成有大著作必經士揚閲一時翰苑諸學士皆於士揚往還有斯文之契士揚爲文理明辭達爲人篤於義雅澹疏暢緩急可恃負直氣能輔人於道從叔爲御史過家行有不當力諫之曰千尋之繙絶於寸朽豈得不慎不聽卒坐是債或以不直加之容而不校余家於彭氏世姻士揚在兩京於余尤厚於見愛也獨不以姑息余深德之一日於吾家飲酒談笑懽甚就座得風疾

明旦昇歸治數月少瘥白其情於朝命致事還鄉踰年卒京師士大夫聞訃皆悼惜之英國爲位祭之其卒以宣德五年九月某日春秋五十有六配劉氏子二男二女於戲世之庸衆人其生無一之可稱及歿往往得名公貴人爲之稱道誇譽以垂餘遠蓋有子克致之也如士揚非世所謂賢人君子歟茍其素相知而有公世道之心者可使無聞於後哉故爲述平生大槩表諸墓道使其家刻焉

沈學士墓表

嗚呼此吾友翰林學士沈公之墓沈世家松江華亭大考諱德輝嘗爲郡史平反冤獄百數十人鄉稱長者妣宋氏考諱易仕爲諮議叅軍無幾棄官養親而授徒里中惇行倫誼集五倫詩以教學者而甘貧樂義人號苦節先生妣顧氏有善德二子長即公諱度字民則次粲字民望公天資温雅敦寔自幼嗜學博涉經史洪武中郡邑交舉文學弗就坐累謫雲南跋涉萬里處患難

其中裕然時同謫者多名人率於公交達官重帥爭欲
迎致公館下岷王具禮幣聘之既至屢進直言居無幾
辭去都督瞿能知賢下士延於家塾爲弟子師旦暮躬
請益焉其入京師也以公偕行時太宗皇帝初臨御命
翰林舉賢才令禮部尚書江陵楊公爲編脩以公名上
擢翰林典籍方時制勑填委既視草學士以下率分書
之上獨覽公書稱善一時翰林善書如觧大紳之真行
草胡光大之行草滕用亨之篆八分王汝玉梁用行之

真楊文遇之行皆知名當世而胡鮮及公之書獨爲上所愛凡玉冊金簡用之宗廟朝廷藏秘府施四裔刻之貞石傳于後世一切大制作必命公書公之書婉麗飄逸雍容矩度兼篆八分八分尤高古渾然漢意而日侍清密無間嘗賜二品金織衣新製象笏鏤公氏名塗金以賜以其弟與子皆善書皆官之近侍父子兄弟並榮於朝古今以書遭承寵遇莫或加公書蓋公一藝耳爲文章尚興致平澹雅則不爲浮靡事上必盡誠被顧問

必以正對由典籍陞檢討復陞脩撰遂陞侍講學士奉直大夫仁宗皇帝賜誥命進協正庶尹贈其考奉直大夫協正庶尹翰林侍講學士其妣宜人予告歸楚黄賜鈔給驛傳宣宗皇帝臨御進翰林學士奉政大夫年踰七十再上章乞致仕歸不聽公事親孝與弟粲友愛相篤終身與人交久益敬爲人貞静不茍附初入翰林鄉人有爲大宗伯者得君有氣勢赫赫朝士希進者日奔走其門公以故舊獨自守未嘗輕造間或邀公輒以禮

辭士論高之閒暇閉户焚香鳴琴賦詩以自樂人號自樂先生褋宇澄澹風韻蕭散所好惟載籍法書名畫古器自題其齋居曰樂琴書處穮列花卉竒石高人韻士至必具觴酌或吟或奕意度翛然所作詩文有滇南槀隨筆録西清餘暇自樂槀藏于家年七十有八一日微病猶作和王行儉詹事小洞天詞明日捐舘宣德甲寅十月廿二日也訃聞上遣禮部郎中陳謨賜祭給驛舟歸喪命有司營葬元配顧贈宜人繼陳子二芹先十

五年卒藻中書舍人陞大理右寺副孫男二潮秀敏好學先十年卒次源女三長歸俞珙餘在室曾孫男一士奇與公同入翰林相交三十有三年最相得其没也葢哭之慟於是槩及藻求余表墓余忍以衰朽而忘情老友哉敬為之表

劉仲良墓表

嗚呼㣜俗之下爲士不能以義自重以得扵内自適如其身或子㝠一命在當路率憑藉聲勢轅轢鄉閭挾制

郡邑惟所欲是恣若後來或事敗勢失爲世僇笑蓋不暇慮雖有敗者相繼踵在目前亦不少自斂戢若此比比也觀於今吾邑之士有子在當路而躬布衣居鄉能以義自重以得於内自適者有劉仲良焉仲良之子咸佐憲外藩十六七年任重禄厚郡縣吏日趨走庭下然屢迎仲良就養皆不赴仲良所居故在泰和邑市中乃之邑南澄江之陰十數里買田築室率少子往就耕所耕足歲計外有餘閒釀酒獨酌賦詩爲樂泊然無他營

或時與田夫野老分席相嬉娛葢鄉之人如不知其家有仕宦也此豈流俗人所可同日語哉劉之先五代時柳州判官曰況者始家泰和其後至瑩中生慶源慶源生存善存善娶羅生三男子仲良其仲也諱㚟自童丱已儁爽穎敏書一過目能記誦時從海桑先生學初習為詩已藻思溢發同輩皆不及爲先生所重然不自矜衒雖父兄不深知之仲良有才具既壯未試註誤謫戍遼東戍長之賢者以奇士禮之有所疑就質焉仲良處

患難十餘年不改其度如一日及老代歸則昔之朋儕物故且盡獨處自怡所居有小樓名醉吟坐其中書册恒不釋手仲良平居孝友自作先祠率弟姪置祀田歲時奉祖禰遼東歸其故田廬什罷爲宗人奄有者悉不問處物能恕咸在官數寓書或詩飭勵之搢紳大夫覽之咸見奬歎亦有和其詩者其平生故人在要路者未嘗一通書問而聞其所爲善事輙喜津津見眉宇如已出非幽貞樂善者歟仲良詩晚益蒼然有壯遊集醉吟

槀及所著劉氏譜藏于家仲良卒於宣德四年四月十四日享年六十有八葬以卒之歲某月日配廖氏子男九長震次坤次咸永樂十年進士歷四川河南按察僉事陞河南按察副使未行改廣東次逋次遽次迥次避次邈次逌一女嫁羅務習孫男十女八曽孫男一仲良與余同里少同學陳先生之門相知有素其卒也咸在京師聞訃遂求余文表墓嗟乎鄉人老長讀余文其必於流俗乎有感

陳處士墓表

處士姓陳諱果字孔碩父海桑先生國初以碩德正學望重大江之西三子皆文學傑出士林處士其季也材高識精負有用之具無施不可而未嘗一見於用年四十有五而卒嗚呼惜哉其先五季時自金陵徙泰和世為詩書家宋元階科第入仕者六十人而處士之曾祖祖父皆不仕處士自幼雋爽㞐重六七歲讀書一過目輒了大義賦詩作字超躐諸兄先生長者皆矜其不凡

長而篤孝友父母沒哀慕終身喪祭一用朱子禮不爲浮屠老子之教所親有强之者曰吾敢苟徇世俗隳家法以陷於不孝乎兄子凱不肖矯父命奪其貲直數十萬緡悉寘不較曰吾豈以是傷同氣哉爲人豁達務大體而持行謹謹若處女雖賤視汙濁士若將浼已然未嘗見詞色自少負四方之志嘗踰五嶺睇南海反而登衡山絶江以達中原歷齊魯燕趙踰大行縱覽咸陽涉淮至浙弔古人之遺跡而交其名人君子充益所未至嘗

受華山之勝自號太華生前史官蘇伯衡為著傳以洪武庚午十月二十三日卒娶羅氏有賢德子男二孟潔永樂丙戌進士翰林庶吉士孟旦泰和縣儒學訓導女二長適監利縣典史蕭賁次適曾永齡孫男六年考練絲純紘女三曾孫男女各二嗚呼士誠德足以容衆材足以濟務必用於世以著及人之功然士自重者必不枉已求用固係乎用之者之求之也如處士之賢雖有知之而皆不在當路則固莫之求也處士沒今三十有

餘年當時知之者亦且盡矣士奇處士甥也少孤貧處
士實提奬之務學使不隊墜蓋至今不忘謹最其平生大
槩表諸墓以示來者

黄氏畫埠阡表

工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黄公告士奇曰福之先家
泗州元延祐中始徙青州昌邑擇勝得畫埠居之畫埠
者謂其地水木清麗若圖畫云曁吾祖又徙居邑西之新
郭里而自始徙之祖至吾之曾祖皆葬畫埠自余幼時

先府君歲春秋展先墓必侍行至則從先府君後循次拜跪奠獻畢先府君未嘗不戚焉悽愴也間攜余周行墓下而訓之曰此皆吾之祖皆吾所自出也然吾蚤孤不及究知孰為某祖孰距今為幾世僅知者吾祖吾祖諱佑志祖妣倪氏繼唐氏二子長者伯父琬次者吾父二女李士賢張士金則吾姑之夫也小子識之福謹識不敢忘福又竊聞之鄉閭老長自黄氏来邑世以善德稱而未之有顯者今福幸叨榮二品列官六卿顧不

能有所樹立用顯揚萬一日且老矣又懼先府君所遺訓者後之人或忽焉而忘之也子嘗為我志祖考之墓石惟高曾以上墓石盍為我并志之將表之以貽我後人亦俾鄉之人不昧其黄氏之初也士奇曰嗟乎蓄深者發必閎公以惇德碩材遭逢列聖禮遇之隆付託之重秉恭持正夷險一心偉然時之名臣此豈一再世為善施義之所能有哉所本之深而遠固當自其高曾之上雖高曾以上體魄所藏莫能究知而皆吾之所自出

也一氣所關精神所聚有感通之理禮始祖必祭況始祖之下又其近者乎此公之所為欲告其後之人歟仁哉孝子慈孫之心也遂為志之又表之于衆曰

黃氏之先其藏斯在尊卑厥序左右厥位歷世云遠截德既豐何以觀之于今司空勿踐其域勿翦其植雲仍繩繩後有代興

蕭德聚墓表

朝廷理租賦區各置長正一人副二人使董其事而簡

產之敝者克焉歷二十餘年長皆歲更宣德初户部言長歲更頑民慢之故多負租請復不更之制簡產之尤殷者充從之然近歲長賦者怙不更率肆意厲民而細民病之矣吾泰和十有二區長正副三十有六人而不為民厲者裁什之一蕭德賛及弟德聚其特然者也蕭氏兄弟先充歲更長細民已愛之至是而愛之深嗟乎使長賦皆若是其安有負上而厲下者哉惜乎德聚今不起也德聚諱應德聚其字其别字聚學蕭氏故邑東

南桃源里鉅家其大父斯和父安正洪武初相繼長區賦安正風流文雅傑出時輩見余所爲墓文其男子七人第五德聚也篤孝友性剛介持義斷斷不爲勢屈不爲利變恒竭力趨公事又能捐已以盖細民以是所趨事恒先集平居厚撫孤姪嘗佐兄德賛作宗譜以貽後有暇短衣長笠將書冊畚鍤消揺畎畝間薅除荒蕪稍倦坐塍傍諷誦謳吟暮而歸取耕讀名所居樂從儒君子游恒賦詩自娛亦以自負其爲人槩如此卒於宣德

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春秋四十有九初配及繼皆劉氏子男五穩秫穭積㰘女二其冢兄德脩清澹淳厚尤爲安正甫所重無子安正甫擇於諸孫命秫爲之嗣德聚兄弟皆與余交而德聚尤厚余仕兩京德聚以貢賦屢至竣事必過留一再宿出所作詩介余評評已未嘗不共抵掌絶倒噫今已矣何可復多得其葬也前蜀府紀善梁君本之銘之余書其大者爲之表蓋非獨以示其後人亦欲使世之長區賦者觀焉

贈文林郎監察御史羅君墓表

監察御史羅銓陞湖廣按察使瀕行求余表其父之墓其父字景泰初余識之前翰林學士胡文穆公所公亟稱其為人且知其出吾族兄仲素先生之門以是嘗往來永樂十九年余奉命考禮部會試得銓喜景泰有子及銓為御史廉正恭慎聲譽日起亦知其本之於父故於表墓不辭按羅氏其先撫之宜黃人元初諱其為吉水州學録遂家吉水之南坊學録孫載可載可生佑軒

佑軒生繼道景泰之考也景泰諱世亨洪武初尚少出游江淮時仲素先生謫居山陽清重有古道景泰從之學甚見愛重時未有室先生之深友四明范啟元爲人如先生有女擇所歸以先生之重景泰也遂歸之自是山陽士大夫率重景泰景泰於書通其大義爲人温静坦夷而志恬退尚賢好禮賙貧卹匱疾病死喪賴之者衆有祝願之者曰吾不能報公天必報公又曰顯不在公必在公嗣景泰聞而謝之曰凡吾所爲皆出心之所

不能自已豈望報乎其與人交有誠閒居篤於教子恒舉古人所爲可傳者勵之曰彼亦人也其可不自奮二子咸克卓立如父之志景泰辛於某年某月某日春秋若干宣德某年以銓貴贈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其配范謹於内德贈孺人其子長釭次即銓孫男若干翰林編脩楊壽夫嘗爲余言歲庚子偕贊善陳仲完考應天府鄉試燭下閱卷過夜分一卷去取未決困就寐髣髴睹人衣冠立燭影下遽寤因憶歐陽公朱衣事取卷

再閲之歎曰幾失之矣折名盖銓也言諸同列仲完曰果非偶然必其家有厚德哉盖爲善者必有應古今奇應若此者非一吾故表之爲世勸

故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讀林君墓表

君姓林氏林殷三仁之後晉黄門侍郎頴之子散騎常侍禄山爲晉安太守卒于官子孫留居侯官遂世爲侯官人而官譜不絶至宋理宗朝諱古松者爲御醫院

使再世至諱清通儒術生諱顥明象數之學生諱興以孝行稱于鄉而自清至興皆不仕興娶游氏宋名賢之後涉知書生君諱誌四五歲其母口授書一過輒能記誦不忘十歲日記千數百言十四五下筆爲文章不倍義理從學王孟揚孟揚奇之爲盡底裏時數數出論辨見鋒鋩以折其老長孟揚曰此非所以求益也爲字之曰尚默即痛自克治羣居一語一笑不敢妄終其身不變而沈潜於學涵浸渟蓄久而益富永樂辛卯福建

鄉試壬辰禮部會試皆第一廷試第一甲第二人賜進士及第授翰林編脩承事郎癸巳車駕幸北京甲午召赴行在預編性理及四書五經大全書書成受賜賚陞文林郎丙申扈從南還預編歴代名臣奏議辛丑召赴北京陞脩撰授承務郎甲辰陞侍讀授承直郎考順天府鄉試未幾簡東宫官擢右春坊右諭德授奉訓大夫仍兼侍讀洪熙元年賜誥贈其父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讀其母宜人封其妻宜人宣德元年主

應天府鄉試預脩兩朝實録未成尚默得熱疾更數醫弗效數月卒尚默善事父母父母病湯藥非親嘗不進既卒喪葬皆謹禮於宗族篤恩意其學博究經史百氏及星歷醫卜之說咸得其要領爲古文務去陳言而刻厲深切得樊紹述歐陽行周之趣其學出孟揚與孟揚前後官翰林文名伯仲間然孟揚不若尚默之謹静守約也從尚默學者亦有出躋顯仕爲閩人如湖廣參政黄澤浙江按察使林碩其表表者尚默嘗自號見一居

士又號所居曰蔀齋其卒以宣德丁未五月二十四日享年五十其子男二雲瀚雲瀡女三黃叔敏程稔其壻也一尚幼嗚呼以尚默文學行義所遭際禄位可爲無憾雖不逮下壽然君子於考論賢否不以此也獨念士習日下學者率騖僥倖一得其有能自力求實得於已如尚默者寡矣尚默非今士流之卓然者哉余其會試時考官又同官翰林十餘年蓋悼惜之不已於是王偁譔孟堅陳御史叔剛以雲瀚及孟堅所述事狀來請墓

文遂爲之表

禮部儀制郎中史君墓表

宣德二年春交阯之復叛也守帥奏請益兵朝廷命安遠侯柳升等將七萬人往益之命兵部尚書李慶參賛軍事且勑慶凡六卿之屬才且賢者舉以自助慶所舉十數人其最才且賢禮部儀制郎中史安祠祭主事陳鏞師行慶與同卧起九月入交阯賊於官軍所經之處悉列柵以守升既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升有矜色升雖

勇然不好謀安鏞言扵慶曰總戎之意驕矣公宜力言之且夷賊譎詐不可以其屢敗忽之安知其不示弱以誘我况璽書數數戒飭謂賊專以設伏取勝不宜輕率待之公宜速入言之時慶已病强起與升力言升唯唯而已中實無戒慎意明日前進以數百騎獨先其副及慶等皆在後升前度橋既度橋遽壞後軍阻不得前賊伏兵四起升被創死明日慶病不起又明日副將崔聚整兵以進聚固宿將然倉猝賊驅象赴鬬衆亂聚被執

冠大呼官軍降即不殺安鏞皆曰吾輩見危授命耳皆死之十月十八日也先是賊陷昌江等城城中如都指揮李任指揮顧福知府劉子輔知州何忠等皆守節死交阯守帥知任等死事以聞皆得褒贈從升等死者守帥隔遠不明知不及聞時與安鏞同行親見其事後得脫歸者雖言之詳而有司以無官府上狀不可質故安等之節不得暴白於朝此世之所共深惜而痛悼者也一時同死者如吏部主事李宗昉等蓋多而安與鏞之

事有聞者在慶左右也兩人皆進士發身最相得安宇志静元宰相鎮陽王天澤之後今家江西豐城爲人謹重廉正雖職務填委好學不倦而蹶達勤敏六卿爭欲爲其屬尤見知於仁廟屢垂嘉奬死時年四十二鏞字叔振錢塘人重厚清介所履端確未甞一比匪人而勤於學問三十年來余所識錢塘士人仕京師其所言所行表裏一由於正者其惟叔振然知之者寡矣死年三十四志静之子取其父衣冠塟之請余爲表余數聞其

死時事爲表之曰禮部郎中史君以忠死葬於此其曾祖憲中元河南行省都事其祖文質洪武初富州吏目其父伯允贈禮部郎中其母甘氏封太宜人配熊氏封宜人其子男四人而附見主事陳君者史君之同寮友生同志而死同節者也

贈奉議大夫太醫院使謚恭靖蔣公墓表

永樂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太醫院判蔣用文卒於北京初疾且革手自爲啟附進上時在文華殿得啟駭愕

親御寶翰遣中官問復有欲言用文强起拜命言臣所愧恨者不能報盛德耳又為書與其素所厚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訣明日卒命兵部給驛舟還其喪遣中官督治祠墳後六日太宗皇帝賓天踰月上嗣大位明年改元洪熙之三月詔贈用文奉議大夫太醫院使特謚恭靖遣官賜祭而官其長子主善為太醫院判主善以治命求墓文士奇與用文同事上於春宫相知實深用文官太醫其所以受知于上者能隨事獻規益有問

必正對以是甚見親厚而非專以醫也用文明當世之務其衷矜惻怛之意恒存於中間與之言未甞不忠愛惓惓也上甞論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氣耳正氣完邪氣無自入焉又問卿於醫效率緩何也對曰善治者必固本急之恐傷其本聖人所以戒欲速也言關於理道槩類此用文初入太醫院爲御醫永樂八年陞院判自是專侍文華殿其於醫主李明之朱彦脩不執古方而究病所本自爲方故所治恒十全王公貴人下逮賤隷

細民有疾衆所難愈者謁用文多良愈如用文謂不可
愈即無能愈者凡所愈報不報不計爲人恂恂醇厚恭
謹有行義其自幼以孝聞鄉里十餘歲能自樹立襲祖
父業而用儒醫起家在京師所居近市闤一齋深邃明
爽題曰靜學又治一齋公署左偏題曰緝熙圖籍充牣
稍暇即齋中研玩讐校未嘗釋卷喜爲詩文遇名賢所
製率自抄録蓋雖老學問不倦文人韻士過從者無虛日
賓至必置酒或五行或七行吟咏爲樂與人交表裏始

終一致没之日無貴賤戚疏咸嗟咨悼惜曰善人已矣享年七十有四蔣氏之先家魏州金國子助教曰安中以直諫顯泰和間其孫應茂徙揚州之儀真生夢雷元揚州路醫學教授生伯雖舉進士崇明州判洪武初用薦召為史官以疾辭遂出為蘭陽縣丞居官有惠政其配魏氏用文考妣也用文諱武生以字行娶王氏先卒子男四主善主敬主孝主忠皆醇謹克肖女一顧璣其壻也孫男女各二用文所著有静學齋稿若干卷治效

方論若干卷嗚呼三代盛時王朝自公卿下曁百執事皆賢且材而各以其技能朝夕獻忠于王之左右惟王樂聞之而莫之違也故見諸其治爲盛後世非徒其臣之不能皆賢且材亦樂聞善于下者鮮矣其何怪夫治之不古若哉故用文志希古人亦必聖明在上有大舜樂善之誠有以來之矣至其身既没德意不衰而愈隆益以見聖誠之至嗚呼雖不獨爲蔣氏榮如蔣氏之後有能知其先所以致此而圖敬承之不隳者亦賢也矣

故表諸墓而告之

彭先生墓表

泰和西郭月池里有兩彭先生曰叔介曰與和皆篤行君子也叔介先生嘗出而仕矣與和先生其從弟雖未仕而脩諸躬施諸其家其鄉者皆足以表物勵俗無愧乎古人叔介先生没士竒既表其墓與和先生没今十有六年未有表之者君子之善其可終泯乎月池彭氏故邑之望元濂溪書院教諭諱某生月溪處士諱某月

溪生諱某先生之曾祖祖父也先生諱羣與和其字自
幼在祖父側熟其先世事即有志於學以圖不墜稍長
而孤遭元季連歲兵禍孑孑一身走四方以避亂定始
歸而親戚死徙先廬焚蕩幾無以自容銜悲茹苦謀所
以植身承家者從鄉先生王子與學專志畢力不少懈
退則就叔介相切磨遂貫通諸經及子史百家安成劉
雲章一覽所業甚見奬重篤倫誼世父沒久未葬舉其
櫬葬瀘源山中時山中多虎為民患廹莫假息道傍神

祠祠故無扃鎖虎夜環祠聲虓然先生不爲動虎竟去人以爲至誠之應聞同産姊兵掠在衞州即日徒步走衞贖歸又走安成求得其孤姪以歸姪中道病死躬負屍行哭買地瘞已乃行族弟死妻子貧不給恒分所有以濟居無餘貲而凡振窮周急雖數無厭倦意處朋友務相益與子弟及鄉人之子弟言必在扵孝友忠信接鄉里恂恂温温常掩過揚善故無少長賤貴皆愛敬之爲文章清婉典則有司嘗奉詔舉賢又舉懐材抱德皆

以疾辭袁州龍泉學皆聘訓導將行復慨然自念吾柰何違先人丘墓而忘吾子弟之教乎亦不果行蓋先生之學本諸聖人之經達夫性道之原而一言一行惟恐或盭古人至其教學者亦以此蓋所自任者在此也嗚呼一鄉有君子斯一鄉有善俗文溪武山之域安得復有惇用古道如彭先生者以振起之哉先生卒于永樂丁亥五月某日享年六十有五初娶楊氏士竒從父彥中先生之女無子繼胡氏永陽名族生男子二人長百

錄永樂十三年進士爲監察御史次百鈞業進士未試而卒孫男若干女若干今之知先生如士奇亦無幾人故表于墓又系之以詩云

粤昔四民士以道貴德全於躬化被于世士習既遷世日以下沿流益遠鮮之反顧有其顧之倡而寡和士疇念兹曰予時過嗟若先生克篤念之褒衣博帶動由矩規鑽仰先哲以有于我亦時出之以遺來者嗚呼先生於古是逑弗奮以奮弗閡以流我行於鄉波蕩草靡不

見先生永歎何已

東里文集卷十六

東里文集卷十七

明　楊士奇　撰

墓碣銘

山東鹽運司副使蕭公墓碣銘

永樂庚寅某月某日山東鹽運司副使西昌蕭公鵬舉卒於官既歸葬其鄉其孤金以溧陽文學梁本之所為行狀來求銘公吾邑遺老凡發諸内形諸外者必不可少愧古人銘之蓋不愧郭有道者故不敢以辭公諱

珊鵬舉其字蕭氏五代時有諱覺者由長沙徙西昌之禾溪後又徙令南溪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氏公蚤孤季父自成長育之公時雖幼已不凡事自成如父自成禮致鄉先生劉尚書崧爲之師夙夜自勵不厭言行益謹飭劉先生曰此令器也後有詔廣京師城下郡縣賦民陶甎送京師役大且久奸民滋爲奬遣御史廉治之奸者更蔓引素與已者是時縣簡自成長千夫公往代役既爲奸者所引被收自成走詣御史言縣寔命我長

千夫非姪也我當坐公曰躬任役者我也叔不與我當坐御史驗籍名竟坐自成謫屯滁州公號泣送自成即趣歸盡傾其貲財往助之自成後得還四明爲斯道作駢義傳著其事自成没公與弟鵬起從弟鵬南鵬翔鵬漢同居相親愛怡怡諸弟亦皆敬事公惟公言是聽肅然不敢出一語涉不義劉先生著五剛傳以表之洪武辛酉以賢良徵至謁見應制賦指佞草稱旨授蘇州府同知到官蚤暮盡力治公務而自守甚嚴無敢干以私

者居七閱月坐秦府買民物不舉謫河南驛夫居河南十八年貧甚不自給從者發近舍地得黃金匿不告而求去益力有以其故白公請詰之者公曰彼所自得吾何預聽去卒不詰復起爲山東鹽運副使或言公仁厚豈弟宜長民財賦非所以辱公公聞之曰孔子不爲乘田委吏乎惟克盡職爲不辱也到官勤勵自守如蘇州儉素不變至沒褉寒一緼袍猶河南時所製誠於恤下下亦心誠戴之歲課皆先期而集曰不可以累我公稍

暇閉戶讀書賦詩而已自三司而下皆敬禮之詹事府
丞陸中善嘗使山東還與余言蕭運副潔清正直爲山
東第一惜既老矣蓋未幾遂卒公坦夷直諒言動循於
仁義治家尊卑內外秩然祀祖考盡孝敬時節躬率子
弟謁先墓買田墓下歲命子孫一人司其入以供謁祭
著爲式世守之與人交悃欵未嘗啟口及人過失事為
文章長於詩有集若干卷藏于家卒年七十有二娶郭
氏劉氏先卒繼郭氏有賢德子男二金鎡皆端厚好學

克世其家女三人皆適士族孫男四人銘曰

公世以肖公德孔嘉于何覲之于躬于家達諸官政厥彰孔多奄其亡矣君子之嗟閟于斯丘既固既安高車後来過者軾焉

郭彦常墓碣銘

永樂元年十月詔吏部下百司舉才德之士在未位及隱處于下者時翰林脩譔梁潛與士奇謀曰郭彦常闓跣果毅練習當世之務且公方負氣節有大體此人可

以稱塞明詔議協將卜日以聞會有言彥常病久乃止又三年彥常竟以是病不起余兩人哭之既而相與嗟嘆悼惜謂世之從政者其皆如彥常矣乎彥常沒豈獨爲吾徒私惜之哉既瘞龍門山今年其子公緒以狀來請銘嗚呼雖不忍銘不可不銘者昔家居時與彥常同里未嘗一日不見見未嘗不相傾倒傾倒未嘗不在於道也而今已矣不銘可乎郭之先岳州臨湘人六世祖匯宋季舉進士爲袁州司户始徙泰和祖巨川考慶宗

母蕭氏二子彦常其仲也自幼頴異七歲喪父哀毁動人李父登州教授敬守喪其子獻以彦常爲子洪武初教授公爲都税司副時朝廷初建國子學簡京官子弟之秀者充學生彦常與焉受經於學録蕭執先生先生亟賀教授公曰是兒異時有用之器也未幾以養親丐去初元季兵亂彦常同産兄被俘不還至是教授公曰柰何以我故而令吾兄不祀命彦常歸主其父祀曰爾生子當令後獻其後教授公歷官瓜州武岡漢陽登州彦

常悉侍行調護供養曲盡孝敬教授公在登州得疾聞之即日治行往省比至已没奉柩還喪葬如禮平居以教子爲切要嘗戒之曰舍學不知人之道舍經不知學之本皆遣從明師游與鄉人處和而信於時賢士君子皆與之交彦常儀觀魁偉雍容脩整而其論議識鑒卓然非輩行所及不以疏戚廢其是非之公閭巷有忿爭不平徐出片言折衷之皆帖帖以止閒居未嘗忘人之憂嗚呼使其得一郡一邑而爲之足以安利其民不辱

任使然卒未及少試以沒此豈獨彥常之不幸哉沒於永樂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享年五十子男三公緒永樂十年進士公承萬安縣學訓導即從教授公命以後其子獻者公綸女一嫁蕭樞孫男四琪璟珣瑗銘曰

木堅良兮為舟為車玉縝栗兮為珩為琚嗟君子兮世所需命之弗逮兮其何傷於余乎

故淩雲居士蕭安正墓碣銘

永樂十七年十二月初五日泰和仙槎鄉桃源里蕭安

正甫卒是月二十日葬其里東山之原明年其孤襄應雍奉書及塾賔梁梟所述事狀授應子穏來京師請銘其墓蕭出梁國子祭酒子雲世居臨江之玉笥山子雲十六世至伯原權知太和縣遂家焉伯原四世至漢卿五世至一龍七世至士鳴譜載皆有科名於宋士鳴生文翁文翁生斯和安正甫之曾祖祖父也母羅氏安正甫儀貌魁偉襟宇闓豁灑落家世擁厚貲元季兵亂加歲饑斯和散財募義保障其鄉又曰發廩以賑安正甫

時弱冠協心單力佐其父已有稱扵時而喜從儒師君子游鄉先生如康山長宗武陳心吾王竹亭及劉尚書子高皆德望老儒安正甫既嘗從學康先生諸先生亦皆忘年與之游同輩行如楊員外子淵羅同知子理鄧經歴彦高凛然氷雪之操非其人不可近而皆與安正甫契好深密往還上下相樂酣嬉淋漓無厭也安正甫博渉載籍扵道近代故實及勝國諸老文章之雋永娓娓不窮衆賔廣會言論讙譁不相下從傍數語析之無

不帖服間出一二語為嘲詆衆絶倒而凝然自若也於持身處物不肯越理分之外祗憲度數以户税長徭賦必率先趨事而恒倍出泉布以紓貧弱雖富且耄無長少貴賤接之不見有惰容薦紳大夫涉其鄉必過安正甫傾倒累日而後去嘗坐累謫戍遼東既老代歸歸則宗族儕輩多已物故而鄉之故家老成風流儒雅如安正甫亦無幾矣而安正甫秉德執義以表其子孫族人者益篤不懈蓋春秋八十而卒安正甫諱廉所與交游

者嘗謂其有凌雲氣韻因以題其所居遂號凌雲居士初娶劉氏生一男齊一女適鄒繼王氏生五男京襄亢應雍一女適曾庶生一男亶齊京亢皆先卒孫男若干女若干余少辱安正甫愛重其歸自遼東也嘗教授其家塾相與甚懽而今不復見矣故不辭而為之銘且以寓予之懷思云銘曰
道行邁兮阻修不矯為亢兮不屈為柔心休休兮樂于于履坦坦兮幽人之逑囦盤兮川回喬木兮崇丘懷蘭芳兮

徂春倏草露兮零秋倚東山兮凝竚耿予懷兮弟猶

梁用之墓碣銘

永樂十五年車駕廵狩北京仁宗皇帝在春宮監國南京凡南方庶務惟文武除拜四夷朝獻邉警調發上請行在若祭祀賞罰一切之務有司具成式啟聞施行事竟則所司具本末奏達而已上既有疾兩京距隔數千里支庶萌異志者内結嬖倖飾詐為間一二讒人助於外於是禁近之臣侍監國者惴惴苟活朝暮間賴上明

聖終保全無事小人之計不能行然其意不已也會南京有陳千户者擅取民財事覺令旨謫交阯數日念其軍功貸之召還有言於上曰上所謫罪人皇太子曲宥之矣遂殺陳千户事連賛善梁潛司諫周冕既逮至上親問之潛等具實對上顧翰林學士楊榮等曰事固無預潛他日又諭禮部尚書呂震曰事亦豈得由潛然猶未悉陳千户非出上命謫之也兩人者皆未釋有毀冕者數言其佻薄放恣不可用遂併潛皆死非命十六年

九月十七日也士君子聞潛死皆嗟惋悼惜又相與出
資收殯之文明門外其妻時隨在北京慟夫非命哀毀
不食數日亦死明年其家始啟殯歸而合葬於泰和縣
某鄉某原梁氏其先家長沙唐有進士曰震徙荆南又
七世曰勝用仕南唐爲徵事郎徙令泰和又十世贈知
吉州曰逢吉二子皆仕宋伯君崇累官起居舍人兵部
員外郎直史館知鳳翔府仲君傑累官同知黄州府入
爲翰林院編脩官君崇五世孫蕃景定三年進士太常

博士知宣州改撫州生才可才可生彥卿彥卿生不移娶陳氏元潮州儒學教授以道之孫生男子二人長即潛次混潛字用之自幼好學警敏嶷然有鉅人志嘗受經於鄉先生王子啟及舅氏陳仲述入則浸漬不移先生之教父子兄弟討論切礱無虛日故所得率出其同輩用之甫弱冠其文章論議已馳騁頡頏諸先輩洪武丙子選鄉試明年授四川蒼溪縣學訓導蒼溪僻遠過使客終歲無幾人而山水可適其學者前此未嘗遇明

師用之樂得其地旦暮坐講席開諭辨析必盡其説諸生皆忻忻有嚮進意稍暇獨行清流茂樹間吟咏自得又明年用薦除廣東四會知縣授承事郎推誠愛民剗宿弊崇寛政臨之以平易導之以禮讓致勤撫字稍暇輙就學舍親授業諸生歳餘民咸悦服而爭訟息學校興流徙來歸以累千計縣有瀧橋河世傳吏有廉平之政即河水清自用之至訖其去河水澄潔可鑑又明年改陽江又改陽春治之一如所以治四會者而陽春猺獠

環處稍不得所欲即獸怒跳蹶不可制用之待之如子而不拘於法亦皆盡誠事縣令如父敬恭命令唯恐不及所歷之處將去人皆遮道留之不得至有流涕者永樂元年召脩太祖皇帝實録書成陞翰林修撰授承務郎賜白金五十兩織金衣一襲文幣四表裏五年命以本官兼右春坊右賛善進儒林郎時脩永樂大典召至四方儒學老成充纂脩及繕寫之士幾三千人人衆事殷特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總之已而賜

卒命禮部翰林院就本院推舉才學服衆者代賜遂舉
用之用之方公明決涖事有程而惰慢放肆者有不樂
之相與誣其過於上召問具對云云上曰㬌潛言是遂
抵造誣者罪於時以文事裨益皇太子尤為所重上幸
北京驛召赴行在八年南還十一年復扈從北京十三
年考禮部會試十四年南還明年復北狩將發親擇侍
從監國之臣時翰林獨留學士楊士竒特詔尚書夏原
吉呂震方賔舉一人副之遂以命用之其在皇太子前

累累進善言皆見嘉納而寵以賜賚是年考應天府鄉試蓋明年及於禍矣嗚呼用之閫奥弘發耿介自執其智足以燭幾其德足以及物其才足以興理其自任之重不肯下古人凡士君子哀而惜之夫豈以私用之也哉用之之學通諸經尤長于詩易自十五六已用意周程朱張之書壯而益探其微爲文章馳騁司馬子長韓退之蘇子瞻亦間出莊騷爲奇務去陳言出新意古詩高處逼晉宋所著有史論若干篇碑傳記序銘頌贊述

若干篇五七言古近體詩若干篇皆可傳後與人交藹然有相輔之義人有過面誚之不爲依阿取容及其能改懽好如初焉用之死時年五十有三娶楊氏子男四果棨楫榆皆知務學果棨皆舉鄉貢未升二女長嫁袁俊次嫁進士劉準孫男幾其某皆秀朗可望造物者殆以是報之歟梁楊世婚姻家余長用之一歲少學同業壯而仕於朝同官知用之孰有深於余哉故其葬也宜余銘而余銘之亦豈出乎其私哉銘曰

楩柟之蒼蒼可車可梁靈芝之煌煌瑞世之章昌其舉之又中毀之夫毀于琢昌全于璞理有瞢瞢為善罔祐顏短跖長從古則有從古則有善者徒傷尚有傳者其永不亡

曾勝甫合葬碣銘

吾友曾源自青州府知事再擢工部都水司主事坐累謫廬龍十有七年今年用薦起為湖廣新化縣丞間過余已皓然白顛相握手勞苦外即拜且泣曰先父母皆没世且合葬矣而未有銘知先父母令莫踰子者幸畀

之銘余聞其言嘆息自念源父勝甫自吾總角已心知敬之葢是時縣大夫推擇為史先生君子皆曰此古所稱悃愊無華者既而非其志也百餘日竟棄去後之為郡縣史率深文巧詆爲賢求什一扵千百如勝甫何可得哉余少與源同學數嬉戲其家其母劉孺人愛余孤貧而有志學也每見輙垂奬勵後偕源仕京師孺人嘗就禄養又愛余輔源以義也時孺人年幾七十兩家所居甚邇余家迎孺人輙來來輙懽然留數日孺人慈惠

善教蓋余一家人敬事之如母也令其可辭銘遂受其所述事狀序而銘之曾出唐光州團練副使延慶其後徙泰和者世居邑治之東義井里宋季有號南窓者生建可建可生均道勝甫之曾祖祖父也勝甫諱勝淳厚恭遜其居家處閭里有寔行無聲利之好平居寡言言必傅於理鄉鄙稱爲善人春秋五十有九而卒劉孺人鄉先生吏部尚書子高之從子豐城縣學教諭子彦之子諱辰年若干歸曾氏貞靜婉淑婦德母儀宗姻所重

春秋八十有三而卒勝甫卒扵洪武庚午某月日孺人
卒扵永樂壬寅某月日墓在縣北五里梘岡之原子男
三鐵源仁孫男九曾孫男八銘曰
澄江之陽有峙且平負幽嚮明鍾毓萃靈德人斯藏其後有興
常州府同知張重器墓碣銘
國家軍政久而弊軍之姦黠者往往匿其籍或誣援良
民實伍所司利姦人之賄輙從之扵是奸人得計良民
受誣弊遠邇一轍皇上嗣大寶之明年詔飭軍政遣廷

臣四出清理且賜璽書諭之毋枉民縱奸時大理寺丞張宗璉當往福建歲餘竣事蓋福建之民皆譽張寺丞之公且廉也既還改常州府同知專督農事朝廷又遣監察御史出理軍政之未盡者御史當往蘇常諸郡者言於兵部曰常州必得張同知共事乃有濟部遂檄宗璉時御史鋭意得軍不復存念民枉宗璉曰璽書在是敢違哉宗璉雖不得盡行已志然常之民賴免誣枉者猶十七八而御史滋怒宗璉異己詬詈無禮雖宗璉終

不爲變而積忿恨不平發背疽以卒卒之日常四邑之民老者壯者奔走詣庭下哭皆哀具儀奠祭累日不絶曁歸喪素衣冠送者數千人蓋是時蘇之佐郡希合御史意民受誣枉一不聽自白白而死峻刑者不可勝計於是蘇人皆嘆羨常州得賢郡佐而不直其郡之佐許語嚾然宗璉名益有聞宗璉字重罷吉水人初兩舉鄉貢皆中遂登永樂二年進士第爲翰林庶吉士預脩永樂大典書奏擢刑部主事旦暮考究古人作律之意而

體歐陽崇公於死獄求生道之心不肯一毫怠忽嘗奉
命録囚廣東廣東人皆稱其長厚其在刑部久自尚書
下至隷皂稱譽之無間言仁宗皇帝臨御簡朝臣賢者
為東宮官擢左春坊左中允上嗣大位陞大理丞又明
年有常州之命在常州之明年卒宣德丁未某月某日
也享年五十有四其考彥忱贈承直郎左中允母蕭贈
安人世系見余所作其考墓志其妻劉封安人子男若
干女若干其為人簡重清儉明經篤行事君愛民一以

誠非其義一介不取非其人不交閒暇閉門讀書焚香
澹如也名其齋居曰思誠蓋素所存心以此余與之交
久深知之而卒又得其詳深哀之故其瘞於鄉也最其
平生大槩寓其孤使刻諸墓而係以銘曰
嗚呼重器存心孔仁雖施未弘有惠在民民心則何有
思無已彼獨何人而存則異嗚呼重罷於士有光嗚呼
重器沒也不亡

贈承德郎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劉君墓碣銘

宣德三年五月制贈吏部主事劉濬之考原亨爲承德郎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妣黄爲安人又賜濬鈔千緡歸舉焚黄之禮濬瀕行請余拜而請曰上之德所以寵覆劉氏者天地之廣厚也雖濬無能圖報萬分之一然中心其敢斯須忽忘今將樹碣于墓幸徼惠執事以爲後來不朽之託余與濬游既諾之遂洛得其考妣事行乃序而爲銘其考諱元字原亨劉氏故撫州崇仁儒家元廣西北流縣儒學教諭諱敬生湖廣溆浦縣典史諱

誠誠生處士諱紋德原亨之曾祖祖考也妣管氏原亨
生而淳厚既長知務學謹其言行羣居執禮度不怠肆
爲先生君子所器重時元季寇亂克斥奉其親奔竄山
谷間甘吉之養日不闕稍暇輒從鄉先生馬雅志講學
勵進脩之功焉先生尤期望之國家混一四海洪武中
或勉之仕者笑曰爲太平幸民足矣顧今天下文武智
能乘雲龍風虎之會顒顒濟濟布列中外寧獨少元
耶或曰士懷負才器不一試自見於世乃徒乾沒泯泯

耶去而不荅郡守縣令知其賢數薦起之卒皆辭而闇施一二扵鄉以裨縣大夫之治皆恱服有餘蓄恒濟匱乏原亨儀觀偉然雍容整肅不矜不衒其德刑于家措于鄉鄙有善人無間言其豫計事成敗率竒中卒扵洪武乙丑十一月廿九日壽四十有一歲葬邑長安鄉何家塘之原翰林學士王公景表其墓配安人里望族黄德和之子諱妙貞涉知書父母無他男子其女子獨安人慎擇所歸遂歸原亨而納贅壻焉安人孝扵舅姑恒

迎就養外家而祇事之同於父母舅姑沒凡所以送終者一盡誠意年三十有一原亨沒即誓守節而植家訓子毅然爲己任嘗勵諸子曰若等不務學立身即吾死何顏視汝父哉其鄉人國子司業吳君溥名其堂曰慈訓其卒也園田居室咸羸於夫之存也卒以永樂丁亥四月十有七日壽五十有四歲葬長安鄉之晃府里四川按察僉事時季照銘其墓子男四辟丘濬懸辟習儒業好古道濬永樂第一科進士臨汾知縣浙江按察僉

事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操行有稱於時女一孫男三嗚呼國家襃恩雖本溍而施然究論其考妣存心行已亦天道所以報之歟雖未嘗同穴而藏然皆溍之所自且同被命書故黄安人之事宜附見焉銘曰猗歟上之厚其臣也寵光其躬爰及其親清秩峻襃煌煌龍文林林冠纓有得其幾非天之道惟善是畀臣溍考妣爲善有誠隆隆之榮不忝于承劉子與孫其來千億永念爾祖永載帝德

前朝列大夫交阯布政司右參議解公墓碣銘

嗚呼此解公大紳之墓巠二十有二年矣其友楊士奇始克序而銘之序曰解氏姬姓其先居鴈門唐同州刺史琬之孫隱爲蘄州司戶參軍始家廬陵之同水鄉參軍六世孫蹳遷吉水邑中世有科第至諱夢斗宋太學上舍生諱應辰元高安縣學教諭生諱子元舉進士授安福州判官兵亂守節死生開先號筠澗娶高氏進士若鳳之子公之父母也公諱縉字大紳自幼頴悟絕人

五歲父教之書應口成誦七歲賦詩有老成語十歲口誦數千言終身不忘十三盡讀四書諸經貫穿其義理老長不能難也而文思溢發十八舉江西鄉試中第一洪武廿一年會試禮部中第七廷試讀卷者以所對策論過高抑寘第三甲時兄綸及女弟之夫黄金華同登第太祖高皇帝喜其一家三人出仕授綸禮部祠祭主事公與金華皆中書庶吉士日侍左右甚見愛重閒暇數召兩人論議考其所學一日諭公曰爾試舉今施政

所宜直述以聞退即具奏大槩言陛下得國之正非唐宋所及取天下於羣盜救生民於塗炭徙定燕都市不易肆而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消融底定皆處之有法矣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不爲遊畋皆遠過漢唐宋之君而無愧三代聖王矣惟願喜怒一聽於天理而推誠任使不以察爲明又言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治民治强暴然畏民者畏天之本治心者治民之本又言令不必數改數改則民疑刑不宜太繁太繁則民翫法司近

有朋姦罔上倚法為姦二條下人殆難措手足矣又言御覽之書宜集唐虞夏商周孔及濂洛關閩之言隨事類别以備勸戒又言六經殘缺莫甚禮樂宜正禮經及訪求審樂之儒作樂書又言祀天宜復掃地之䂓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太常非可以肄俗樂又言僧道之壯者宜黜之使復人倫經呪之妄者悉火之以杜誑惑斷瑜珈之教禁符式之科絶鬼巫破淫祀以厎善治又言進人當擇賢否授職當量重輕令大誥有不爲君用之罪則

仕者不復擇矣又言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設申明旌善二亭而無黨庠鄉學之教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宜取古人治家睦隣之法若古藍田吕氏鄉約及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而致治不難矣又言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而近世狃於宴安墮城池銷鋒鏑諱言兵事以爲天下已治一旦或有不測之虞何以爲備宜勅有司以時整葺寛之歲月守

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射敎民以農隙兼習兵且乞設武舉以收英才又言宜廣鄉校前代多有書院有學田有貢士莊宜脩復以教養賢士又言極刑之禁慮有遺才給配婦人恐傷節義既奏上嘉其識正公素與兵部尚書沈溍不合溍奏公入部堂索皂隸語嬉慢非禮上慮公優閒怠逸即除江西道監察御史蓋以繁劇王成之也時都御史袁泰怙勢家人横恣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為章者公揮筆立就歷舉其過章上雖曲

宥泰而一時多其直上又慮公少涵養將爲衆所傾召其父至諭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公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父子其歸益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朕大用爾遂侍父歸公天分髙又感上大恩歸益自勵而造詣深矣數歳髙皇帝上賔公趍赴臨權臣忌公者謂赴臨非詔旨遂謫河州歳餘權臣黜召還以爲翰林待詔太宗皇帝入嗣大位首索公既見寘諸左右深信任之時朝廷詔勑與凡大

制作咸出公手每預密議寵賚加厚陞侍讀數月陞侍讀學士奉訓大夫上初與武臣丘福等二三人議建儲文臣惟金忠預皆北平時股肱也武臣咸請立皇第二子高煦謂其有扈從功上不聽福等叩首請不已終不聽遂召公預議事定然未發明年册仁宗皇帝為皇太子封高煦為漢王進公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奉議大夫又明年福等所初議頗泄於外高煦素不樂公言於上曰藩府之舊無泄者其縉泄之遂出公為廣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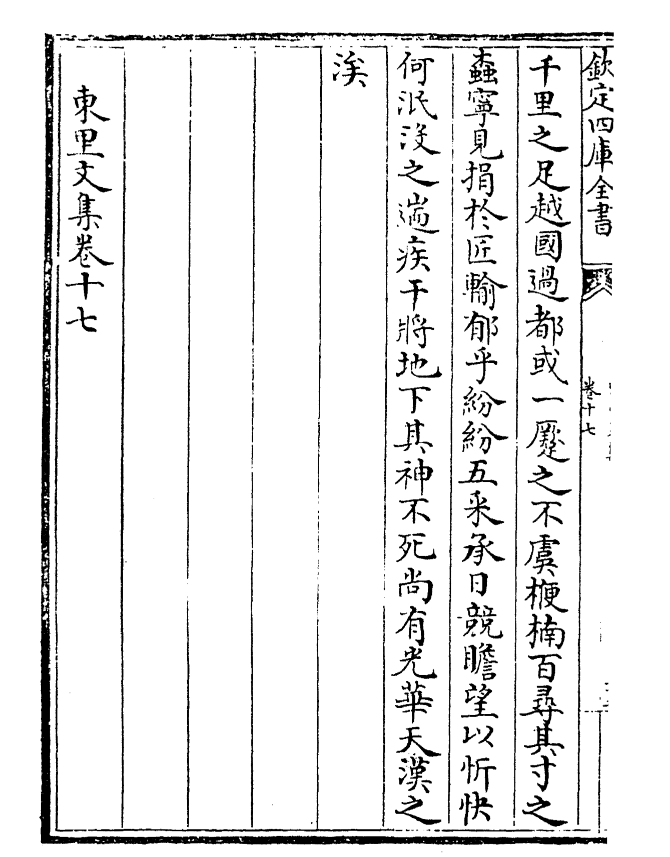
布政司右參議授朝列大夫又以李至剛言公怨望改交阯八年入奏事時車駕已出征北邊至京師見仁宗而歸車駕還高煦言觧縉瞰上遠出覲儲君徑歸無人臣禮遂徵下獄後三年以病死獄中素所交遊出資斂之外兄高建春歸其柩瘗之高氏公死後家徙遼仁宗皇帝臨御特赦還而官其從子禎期為中書舍人公仕前後不十年為庶吉士再歳御史未滿歳為學士四歳兩替外藩皆席未煖初脩高皇帝實録及永樂大典皆

爲總裁考會試者一讀廷試卷者二聲名在天下籍甚敦孝友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隐于心苟可用力盡意爲之篤于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引拔士類或誚其汎愛者終不爲變襟宇闊畧不屑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絶崖岍雖野夫穉子皆樂親之求文與書者日輻湊率與之無厭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笑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且人孰不可與進者不畏强禦稟承運庫官張興恃寵而横嘗詈擊人於左順門下公過之叱興曰御

座在此敢爾違犯禮法乎輿雖忿公然不敢應一語俛首歛退同官治職事或有失悞公在上前率引為己過明知人太宗嘗與論羣臣御筆書蹇義等十人名命各疏于下十人者皆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於公善而具以實對於義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儁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爲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黄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

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戇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駔儈之心既奏上以授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仁宗因問公建文所用諸人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往事不足論已遂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後十餘年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士奇且諭之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公之文雄勁奇古新意疊出

敘事高處逼司馬子長辭退之詩豪宕豐贍似李杜其教學者恒曰寧為有瑕玉勿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絶行草皆佳其卒以永樂十三年正月十三日春秋四十有七配徐有賢德子男二禎應卒于徙所次禎亮孫男女各二太宗皇帝初召翰林七人入内閣其三出廬陵公與胡公光大及士奇也三人相與厚而相知深今獨士奇在胡公墓上之石士奇書之公墓石未有書其可不書銘曰



千里之足越國過都或一蹷之不虞楩楠百尋其寸之蠧寧見捐於匠輸郁乎紛紛五采承日競瞻望以忻快何泯沒之遄疾干將地下其神不死尚有光華天漢之涘

東里文集卷十七

東里文集卷十八

明 楊士奇 撰

墓誌銘

王竹亭先生墓誌銘

國朝混一之初天下耆儒碩師往往多在徵詔數下或進而階顯融佐化理或退而信廉節成後進皆卓然有益於世也是時泰和王竹亭及其弟子啟兩先生正學篤行高風直節表表乎大江之西洪武二年子啟先生

首舉明經為監察御史明年竹亭先生以說書徵既至
上書論事更授福建鹽運副使以老得辭子啟先生後
陞廣西按察僉事又擢知崇慶州政治赫赫已而罷歸
時竹亭先生春秋六十餘子啟先生亦幾六十伯仲恭
愛隆然居必一堂出必鴈行長身玉立儼乎端恪巍冠
褒衣襜襜甚偉蓋望之如神人無不肅然起敬畏者
至其接人色莊氣温雍容怡如語簡理盡無不樂就之
焉竹亭先生諱沂字子與竹亭其別號幼讀孟子即知

辨於義利稍長刻厲學問嘗從元進士楊升雲彭復初治周易造其突奥自六經至于周程朱張之書靡不深究及子史百氏咸旁通博考蓋於天人之微聖賢之藴往古治亂成敗之故蓄之富察之審言之的而履之確也嘗一試有司不合即不復出教授於其鄉而所交游往還皆當世名人元季江西參政沁布阿咱爾守贑州禮遇先生辟為行省照磨又承制授吉安路治中俱不受逮皇明龍興洪武三年廣東行省聘考貢士試是年

侍御史吳去疾言泰和王沂經學操行宜在侍近遂徵爲說書至未幾而歸益以成就後進爲務從學者愈衆傾竭底裏隨其材而篤之而皆有成先生資識高明內貞外和器度弘偉規範自然安成進士劉雲章嘗贊之曰淵乎玄酒之在尊凜乎太阿之未出匣皭乎其清而挹之弗竭薰乎其和而即之弗可狎又曰使及門孔氏則風雩之詠歸端章甫之禮樂固將進退綽然而特視其所合蓋確論也先生孝友篤志歲時壟祭循古禮燕

處必嚴未嘗啟口及人過失有文集若干卷承旨宋公濂爲之序詩若干卷襄城楊伯謙序之洪武十六年某月某日卒年六十有七王氏世有德義其先出晉司徒導之後由金陵來徙至宋户部侍郎贄顯于仁宗朝事載郡志又若干世至圭爲滎王府賓客與周文忠楊文節皆善學者稱虹溪先生虹溪若干世至性夫性夫子以道元季韓公復嘗薦之以親老辭二子先生兄弟也先生娶陳氏繼李氏皆有賢德子男一伯貞舉明經累

官瓊州知府女一嫁嚴玄齡孫男二信直直舉進士爲翰林修撰曾孫男八女三先生初葬千秋鄉大徑之原至是瓊州公丁李夫人憂改葬先生新山之原使直屬士奇銘墓士奇蓋生晚不足究知萬一然念鄉人老長識先生者盡矣當時門人親受教者亦多不在將使後之學者有志乎先進其何所考法也且士奇於王氏重世好又少嘗侍教先生兄弟及瓊州公矣故不敢辭不敏不銘謹述其所知大槩而爲銘曰

奕奕玉山澄江洋洋猗歟先生邦人之望江山出雲雨于下土君子之道有蓄不施道之傳矣孰不爲材佐理于隆濟濟偕來世其遠矣後來何師猗歟先生昌究予思

歐陽三峯墓誌銘

永樂癸巳七月甲申西昌歐陽三峯卒歐陽氏之宗及其戚婣皆哭失所庇賴鄉之士君子皆嗟悼出涕曰善人已矣邑大夫亦嘆息言繼自今處士之廬奚所致禮乎三峯諱某字以忠三峯其號也歐陽氏出唐吉州刺

史琮與宋少師文忠公同祖琮之後居廬陵十四世徙萬安之常溪又七世徙泰和又六世至元國子學錄德高生覺先三峯之考也妣韋氏三峯自幼淳厚器宇凝重知力於學家族故饒裕少壯者競侈靡為豪三峯獨執儉約澹然布素自得也既壯踰淮涉汴以遊乎齊魯趙魏之間縱覽山川交其豪俊而見聞廣矣歸而益從鄉先生講說以求歸宿之地會元季盜起所在克斥三峯散帑廩聚義勇保障其鄉族鄉族有窮乏者皆賑給

之國朝既平僭亂定天下三峰老不堪事則聚其子孫暨族之人告之曰吾不幸丁世變崎嶇兵亂數十年幸脱一生於萬死得復見太平然吾老矣汝曹于今得逸居優遊嬉適不知有强凌衆暴之患者非上所賜耶不盡學問以冀効用一官報大德且增輝于前人乃齪齪與草木同朽腐哉遂禮致明經師教授塾中旦暮則三峯程督于内數年歐陽氏之文學日益盛歌鹿鳴而升者前後相望佐政典教者皆有聞于時焉三峯持身治

家悉以禮喪祭不用浮屠老子法遺戒子孫世世勿變脩宗譜以示族人曰毋忘本也嘗有盜刼里中舉族倉卒出避三峯獨入取家乘及先世告身懷之然後去曰他可復致也雖耄期春秋必親率子弟謁先墓具孝敬蓋出天性外氏有先墓里豪以計奪之外氏子孱弱不敢言三峯簽然白其事于官卒還之又為刻石表諸墓道所為義舉多類此與人交表裏一致遇族人及鄉人之子弟必勉以孝弟忠信歲邑大夫舉鄉飲禮賔必

於三峯朝廷行養老之典使者屢即其家賜酒肉帛享年百有二歲可謂福酬于德者矣娶韋氏有淑德先一年卒子男二子瞻子宗皆先卒女一嫁劉敬先孫男三允宣先卒允成俊永樂二年進士由翰林庶吉士擢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女五張叔倫劉俊秀宋平原蕭可嗣蕭礎紳其壻也曾孫男七澄澳沛淵瀚渤潘女若干俊聞訃請于朝將歸以翰林庶吉士余學夔所述世系行實來求銘嗚呼三峯士竒祖父行也表先進以儀後人

其可以辭謹按狀叙而銘之銘曰

温其如玉兮德孔良來祉福兮壽而康後有敬承兮百世其昌

元龍興路儒學正楊公墓誌銘

宋忠臣建康通判贈徽猷閣待制謚忠襄吉水楊公之七世孫曰伯恭倜儻魁偉有才畧敦大義元季爲龍興路儒學正時陳友諒兵掠江西諸郡皆無守備伯恭首上書藩憲大臣陳用兵理財數事其言剴切又言宜宿重兵江州扼漢沔之咽喉固江右之藩屏衆迂視之既

而朝命劉羁守江州中道聞警止龍興未進伯恭為畫計募蘄黄丁民之奔來者給兵仗使隨行既行又數貽書促羁曰及今尚可為不可緩也又數數以策干藩憲獨憲使韓準與伯恭意合而典兵者不見聽用友諒既連陷諸郡伯恭以義勸率諸大姓之奔竄在外者出壯勇捐金帛為尅復計事集輙為典兵者所沮遂罷歸不出未幾而龍興亦陷矣友諒既敗死江西内附詔舉故官有材幹者用之伯恭以疾辭伯恭諱謙風采凝重孝

友出於天性少受經于鄉先生劉粹衷其學務實踐後補國子生用前代忠賢之後特賜出身得學正首上言建忠節祠於鄉郡以勵風俗朝廷從之在官創學規及課試法以勉學子先聖殿學舍書籍禮器有敝者皆完葺如新廣學田以饍士居家不問有無傾貲復忠襄賜田於異姓曰棄此則棄先德矣以詩振起族人平生與人言忠義事尤懇切云祖某考某妣某氏娶某氏子男二旭昶昶嘗舉賢良以親老辭女三皆適宦族

孫男若干其卒以洪武某年某月某日享年若干其塋
某原既塋廿有幾年孫尚節以余同宗譜奉事狀屬為
銘夫忠節人道之大端也士食國家之祿不幸而丁艱
難危急之際懷負器能有所格不得展其分寸鬱鬱焉抱忠蓄
憤而不能自已者非其命也夫若伯恭可謂無忝其家者矣銘曰
渥洼之出卓犖超逸不疾而速千里一息胡羈靮弗乘而
驂驌騟卒蹶以仆嗚呼昌追奕奕楊氏忠節興家厥後
繩繩襲芳趾華偉歟先生一命在下君臣之義允執惟固

材與志偕孰扼其行吾殫吾心卒遏其成亦既全歸從我先祖先德世承式觀來者

蕭伯玉墓誌銘

夫孝百行之先也孝可以通天地格鬼神而所顧必遂者誠之至也有天下國家必重乎此有卓然躬履斯行于下必紀諸史氏傳諸後來者世教之所繫也然考歷代所紀率皆不過十數人豈以其道雖易實難而由之者鮮歟抑有之或處乎幽貿寂寞之濵世莫得聞之故

隐而弗見歟若今撫之樂安蕭巖伯玉其行有誠其既處乎幽負寂寞之濵矣宜世之知者寡也方伯玉喪父時生四閱月其母育之稍長能服母之教以有立十餘歲即躬任縣役詣京師不以公事憂其母甫冠坐累謫戍萬里東海外且行辭其母跽曰男子出門行四方無不可如意非有所患苦惟大人善自怡勿以兒故戚戚自損顧其妻董負二歲子儀在傍戒之曰離别常事耳惟盡力恭事老母長育幼兒使不失儒業足矣妻應曰

諾伯玉雖外爲好言壯色以寬母意實中心悲念遠去母不自堪也即日素食仰天而誓冀復生還見母有如不生還見母終身不復飲酒食肉幸復生還見母即死不恨既及戍所久益顛沛艱難而持行愈厲恒曰吾不孝不獲侍吾母又可倍其教而貽其憂乎戍之長官察其賢皆禮重之遣子弟從之學問有過愛之具醴饌强進之者曰非飲食莫養身體愛身即愛母矣不聽而泣下潸然酸楚不已左右皆爲感動蓋其心旦暮動息無

斯須不在母側後二十有七年竟以公命得過家省母時其母已七十餘尚康寧無恙母子相見懽如更生焉書有之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夫惟欲之出乎不善者不可以望得於天茍善矣無弗得者伯玉是已無幾伯玉以疾卒于家永樂乙未十一月也享年四十有九伯玉自幼嗜學博涉書史喜爲詞詩而性耿介不肯枉己徇人急人之急雖處窮阨屢斥所有濟人匱乏未嘗有顧惜意祖自新考體仁母張氏其配董氏先卒繼王氏子

一人即儀永樂乙未進士孫男若干儀卜其卒之明年某月塟于樂安之某鄉某原先事奉狀請余銘余既得其行又考知其世所由來爲之銘曰

有儒其宗世澤孔厚遷自吉陽自其鄂守派于蕭坊益衍益蕃春秋經師山巒復遷歷其曾玄迨伯玉甫繇孤奮興卒斃於下嗟伯玉甫允篤孝思孰其遂之匪天矜之故鄉之阡孝子有墳孝有錫類來來無替

御醫趙彥如墓誌銘

太醫院御醫趙友同字彦如大臣嘗言其文學於上時方脩永樂大典即用為副總裁後脩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書又用為纂修書成皆被寵賜於是知彦如者皆為之喜且意其將有詞林翰苑之遷也而彦如亦莫得一職於此為其親榮未幾以母喪去又未幾以病不起嗚呼惜哉彦如沉實温雅有行義自其少篤志學問手一卷祁寒盛暑不釋嘗授經前翰林承旨金華宋先生為文章貫穿經史優柔縝栗或豐或約必歸宿于理今

祭酒胡公教諭華亭時首舉為訓導既而浙江布政司聘考鄉試華亭滿九載天官考最當陞太子少師姚公言其邃醫詔陞太醫院御醫會浙西水有言彥如知水事者又奉詔從令戶部尚書夏公往治之士恒患有所負挾無所遇而不見試也若彥如所長數數見用于世彰明如此其可謂榮遇而無憾也矣彥如系出宋南陽侯仲鎭仲鐀生士馴為武節大夫處州兵馬幹轄因家處州士馴生武義郎不玷官浦江子孫又徙家焉曾祖

崇僎祖必俊父良仁又徙蘇之長洲故彦如今爲長洲人母鄭氏彦如卒於永樂十六年四月一日春秋五十有五所著有存齋集若干卷藏于家娶邵氏子男三季珣季諒季成女二華信張瑜其壻也孫男一人同文其子卜以卒之歲十二月某日塟某鄉某原先事以治命費監察御史張循理所具事狀來求銘葢余知彦如者

銘曰

士之所貴實有諸内有藴而奇貴弗時遺崑岡之産用則爲寶

為壻為主彼此奚較嗚呼彥如既試有聞肆余作銘慰其九原

王處士墓誌銘

禮部儀制郎中安成王芳蓀既迎其父處士君就養京師永樂十三年三月芳蓀扈從北京其弟瀘汀奉處士歸故鄉四月六日泝小孤山中流暴風覆舟舟中人皆溺死獨瀘汀附片木漂泛數十里得濟而求其父屍及舟數日不復有蹤跡矣七月芳蓀始克聞訃奔歸道出南京過余哭且拜曰不肖孤不孝不幸罪逆深重不自

殞禍延先父至於大故重不幸不得奉遺體復土世之為人子其重不幸豈有如不肖孤者號天叩地無所逮及惟昔之人有取冠衣而葬之者孤不自揆輙循斯義庶以繫吾後之人無窮之思惟塋必有銘幸哀而畀之余惟聖人制塋以藏體魄者也既泯沒無所事乎藏矣而必有事於藏者孝子之心也禮有以義起者冠衣吾親之所遺也其氣澤存焉其沒也神將依之故祭禮有設裳衣之制則墓而藏之從而識之曰此吾親之藏也

其於義可也於是得監察御史胡啟先所狀處士世次行誼為序而銘之敘曰王氏世居廬陵郡北棟頭里後遷安成連嶺數世至宋敷文閣學士瀘溪先生庭珪又數世遷蒙岡而族益盛後至希旦及其子所安家富於於貲而皆有善行處士之大父父也處士諱緝字思學自幼敦厚頴敏有志學問稍長益通經史百氏之說喜賦詩興之所至援筆立就往往為人傳誦善譚論每據事推理娓娓聽者傾服恬于利惟以畜書教子爲務或

勸廣生産以貽後者曰非遺安之術也享年六十娶劉氏子男六濾源起家鄉貢進士杭州府儒學教授禮部儀制司郎中即芳蓀也濾湍瀘沄瀘源瀘汀瀘濟女四劉守經姚明哲戴躍淵姚其其壻也孫男若干女若干銘曰

化機之運始必有終終底乎盡衆萬斯同孰後孰先孰毁孰全孰知森焉不為平原斯以達觀任之自然鬱鬱高墳必有封之惟義之推孝子之思

周仲舉墓誌銘

永樂十五年十月十八日巢縣丞周仲舉卒又明年翰林編脩周孟簡以其兄侍讀崇述所為仲舉事狀致其孤之意請為墓銘屬余久未暇崇述扈從北京又以書來趣銘崇述孟簡皆仲舉從弟仲舉吾郡之彦也其出也人皆謂其必將有立及其卒也人皆以為世道惜之蓋仲舉學足以為政才足以濟務行足以仁民而厚俗且素于余往還此其余之所宜銘也仲舉諱綱以字行少孤其家故饒背屋旦出理縣賦暮歸讀書為學有志

世用永樂初偕崇述孟簡中江西鄉試部使者表其所居坊曰三桂明年仲舉病未上四年中會試廷試賜進士出身賜勑奬勵加道里費俾歸益進其學六年召至命觀政都察院都御史言其能擢廣西道監察御史持大體推明致公辦理被誣者百數十人歲餘坐失覺察降昌平縣丞到官悉心訪民所欲惡建罷十數事令與簿皆敬服自是事可否皆惟丞之聽仲舉臨事恕而處已嚴吏民悅服稍暇進諸生與論學業諸生人人喜得

師益務自進邑人長老亦皆私竊稱丞之賢曰前此未嘗有也已而丁内艱去會詔有司舉賢才昌平鄭城兩縣令交章舉仲舉服闋至猶以御史時事止改巢縣丞凡所持身治民一如昌平郡檄督運諸邑竹木詣北京且行而病作或曰昌俟少間乎仲舉曰臣子之事君父可顧已利害耶遂行至邳州而卒其友李兼善官邳學具棺斂殯之明年其孤至邳啟殯以歸易棺容色如生仲舉為人温厚簡重出處一致不以窮達有所加損與

人交必誠不爲表襮而其所有諸中宜諸用者自不可掩惜乎遽止於是也蓋年四十有五其先自吳太尉瑜之子都鄉侯胤廢徙廬陵始家焉後又徙吉水今居吉水桑園里高祖希賢宋咸淳進士曾祖方大祖仁遠元太子說書考子敬妣劉氏永豐名族娶傅氏子男七顥顒碩顯頔頊顯項蚤卒女三李愚新黄修爵其壻也李未行孫男若干其葬在某鄉某原銘曰

茅蕭之莛以爲桴乎纂組之華以飾襦乎紛其集苓獨

於枯乎嗟若君子恒于于乎

翰林庶吉士陳孟潔墓誌銘

余幼失怙寡兄弟依學外家孟潔少余一歲余兩人自五六歲狎居相得如同産至于今四十年出入相輔講學相資憂患相恤如一日余豈謂遽銘孟潔之葬耶始余入翰林之四年孟潔與其從弟孟京同登第為翰林庶吉士余三人者同官相聚處甚樂也又四年余與孟潔哭孟京而余銘其葬夫孰計踰年又哭孟潔而銘之

哉孟潔陳氏諱廡以字行其先避五代之亂繇金陵徙泰和詩書科第連續之盛甲他族曾祖主一祖心吾為江以西大儒學者稱海桑先生父孔碩皆有厚德母羅氏邑處士晉用之子處士節義凜然孟潔幼時親承海桑先生與處士之教又穎敏過人讀書日千餘言通其大義十二治詩經下筆為文章粲然有聲譽於先生長者其事親能適其心未嘗得一錢以入私室孔碩公從子孟省有怨家欲報孟省孟省已卒則搆誣詞嫁禍孔

碩公孟潔憤曰無父焉用我為伏訴闕下孔碩公得白不陷于誣孔碩公没撫育弟妹甚厚長悉力爲畢嫁娶皆備於禮宗戚故舊有急趨赴之恒恐不及平生爲人排難解紛不可數計而不爲勞磊落豁達喜交際四方賢士大夫過泰和者必造其廬傾倒而後去永樂乙酉以國子生中應天府鄉試明年中會試禮部遂擢林環榜第二甲進士授翰林庶吉士與修永樂大典爲校正官性嗜酒雖紛冗不廢嘗曰王猷愛竹豈比我哉

竟坐是致疾疾革壺觴猶在床榻間卒於永樂八年十一月十三日享年四十有五娶蕭氏子一人年將歸其喪瘞故鄉時羅孺人方就養來京師孟潔遽不起恒晝夜哭已而呼余曰甥宜銘庶其毋使遂泯無聞嗚呼余雖不忍銘而義宜銘矧孺人命之為之銘曰

其為人也急義其發身以進士庶光紹乎先世其弗階於顯融也殆將以遺于來裔乎

故翰林侍講承直郎王君墓誌銘

宣德元年三月二日翰林侍講王進汝嘉卒舘閣自大學士而下咸走會哭已而共嗟咨歎曰當國家用儒之際奈何其喪賢者且兩朝史事方嚴奈何喪文學老成人相與悼惜不已汝嘉爲人惇實内貞外和行修識明學該博尤熟書春秋爲文章和平寛厚一傅於理勤職務雖老不倦雖風雨寒暑不自逸而折衷羣議辭氣雍容簡而適當故所爲悼惜之者非徒以寮寀之故交游之私也既卒之兩月其子蔍奉櫬歸葬其鄉以翰林

脩撰張洪所述事狀求墓銘余於汝嘉有斯文之契廿又六年義宜銘故序而銘之序曰王氏其先京兆人唐大理卿藻從僖宗幸蜀家蜀之遂寧九世至拯事宋理宗爲吏部侍郎遂家蘇之長洲生矩之元温州路總管總管生光祖常熟縣尉縣尉生平孫黄巖鹽場司令司令生立中松江府知府知府三子璡洪武中吏部主事汝玉右春坊右賛善兼翰林編修李汝嘉也自幼喜學問穎敏異羣兒十歲從師受經下筆敷繹義理已津津

動其長者侍松江君宦遊浙東西所親炙日廣造詣日深矣平居孝親敬兄一本于至性嘗坐累謫戍五開後舉明經為武昌府學訓導歷九年陞大庾縣學教諭所至盡心啟廸學者率見成效初被召脩永樂大典為副總裁又召脩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書成皆受重賜遂陞翰林五經博士授廸功郎秩滿陞侍講授承直郎永樂中考鄉試應天府廣西廣東各一考會試禮部三無敢干以私者洪熙初建弘文閣時翰林學士楊君溥偕汝

嘉四人者受命曰直其中禮遇甚厚汝嘉與人交久而敬澹而可親於義當然未嘗有所不盡一時王氏之盛汝玉汝嘉先後入翰林汝玉文名聞天下而士君子論行已有道葢於汝嘉無間言云汝嘉嘗恩贈其父爲翰林侍講承直郎母任生母黄皆爲安人封其妻葛安人二男子節麓皆好學有立麓選永樂二十一年鄉貢二女子皆有歸一孫欽汝嘉沒時春秋七十有二庶幾可無遺憾者歟銘曰

介如石温如玉嗟君子兮不可復兮

沈生墓誌銘

生名潮翰林侍講學士華亭沈公之冢孫永樂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卒年十八內之為祖及母以下皆哭之慟外之爲沈氏戚姻朋友而知生者皆走弔爲之悼惜流涕嗚呼生果不可多得哉生天稟端粹悟解穎敏初入小學喪其父時學士公扈從在北京其叔教之授讀數過輙能成誦學書輙有可觀而教之事遵而行之未嘗違居家孝友如成人雖家人不見其率易一言既

出就外傅日務自進盛暑雨雪不廢數年學士公奉詔
歸方慟不復見冢子而見生如此更大慰喜遂以至北
京益自策勵從明經師晝夜自力母憂其過勤數止之
則退而潛爲之病猶不輟蓋病數月而卒既卒家人探
其篋得所爲五七言古體近體詩千餘首四書尚書義
累帙手録近代名人詩文及臨寫古法書尤多而其讀
書爲文作字率有日程初皆未有知之者嗚呼生於勤
學慎行固天性歟一時士大夫子弟亦有如生者乎且

生學士公所望承家而亢宗又生之父母其子男惟生一人今死矣豈獨爲生之不幸哉生父孟芹母高氏吉安府學教授士謙之孫學士公將歸塟生於其鄉求余銘余與學士公鄰居十年實知生爲之銘曰

玉毀于璞蘭折于萌不及其成于嗟乎沈生

故左春坊左賛善徐公墓誌銘

永樂甲申春詔簡東宮官屬時詹事春坊司經其長貳以廷臣兼之次簡六科中書及太學郡縣學官陞而用

之自太學陞者兩人博士天台徐善述好古陞左司直郎助教鄆城晁鑄景範陞右司直郎其學問之正操履之篤温厚而簡静皆為縉紳君子所重以為輔臣之良也後十年景範年八十奉命致事歸好古陞左賛善永樂己亥九月景範卒於家十月己亥好古亦卒於官葢縉紳君子又皆嗟咨悼傷老成之喪也好古一志儒者之學尤邃書經其講説及作為經義皆精確非衆所及少為郡學生已有聲譽洪武中初行歲貢法首充貢入

太學六館之士皆推之祭酒宋納嚴不可近獨禮接好古歲餘詔選太學生爲州縣教官好古爲首授桂陽州學正賜勅符後丁父憂服闋改和州學正用薦陞國子博士經其教者率有成嘗預纂脩翰林者累年考鄉試者一考會試者二士服其公其在春坊一用所學進對之際簡明質直必據正理故尤見禮遇而卒之日皇太子親爲文祭之極寵惜之意好古平居寡言其中所執確然未嘗枉己徇人性澹泊寡交處家貧于于自足手

一卷雖老不釋可謂貞而絶俗者矣年六十有七而卒徐世家天台宋之亡其幼主趙㬎元南奔元兵追之徐氏有為進義副尉者率鄉兵扼關嶺之險元兵不能度宋主得浮海去元兵既入天台徐氏無少長皆被害獨乳媪負所乳兒脫走得全好古高祖也自高祖至其父皆業儒好古娶朱氏邑名家有婦德先卒子男二行衎女四長適翰林庶吉士永嘉王道次適同邑朱蔆二未行孫男三光孝光奇光茂女一既卒之明年行衎奉柩

歸卜某月某日啟其妣之竁而合葬焉先事以庶吉士葉顈所述行狀請銘士奇初被徵與好古同事翰林及其擢春坊又同寮相與二十年知之深矣為之銘曰

忠信以為車兮康潔以為旟兮道乎平直之衢兮確乎不可以渝兮展乎君子之儒兮

龍仁安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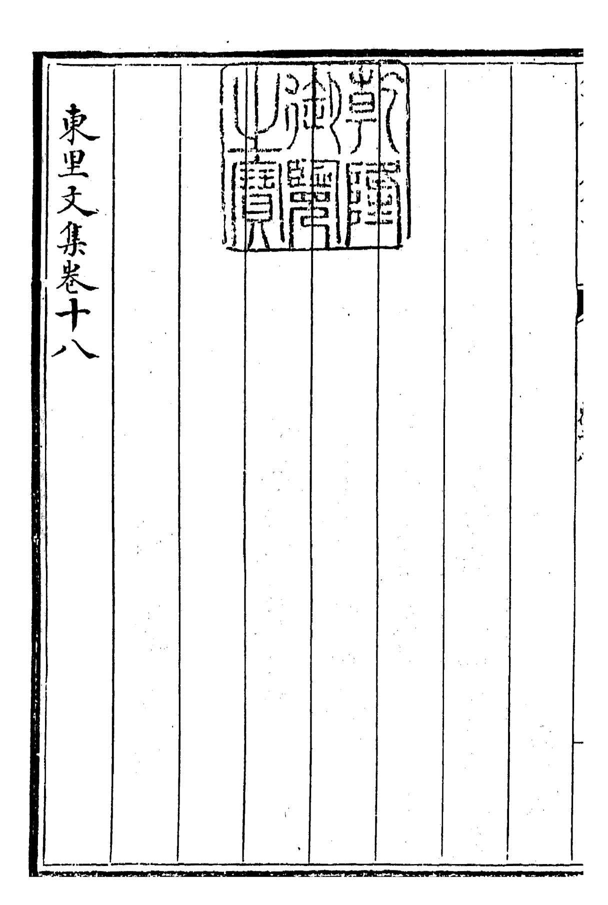
龍氏故吾邑名族其先在宋有諱納者自永新烟岡徙居邑西甘溪之上世畜鉅貲而服詩書至登舉淳祐四

年進士爲廬州推官及弟際爲臨江教授而聲望益著
教授仁安之幾世祖也而自仁安之曾大父以下皆退
伏不仕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母彭氏仁安諱居自少
務學問年十八出授徒里社爲養親計縣大夫起前國
子學録蕭執先生授諸生經又選仁安補諸生其學日
益進矣卒白歸養其親於事親友諸弟皆盡其心於宗
姻鄉鄰緩急必赴輟有餘濟匱乏靡間於疏戚閒暇放
意山水之間臨清蔭茂竟日忘返或稍出爲遠遊務自

斂閑喜爲詩有永言集未嘗輙示人永樂癸卯十二月十三日以疾卒春秋五十有九娶湯氏子男五粲璣瑄珌旦孫男九某某粲舉鄉貢令爲國子生聞訃線經奉翰林脩撰陳循所述事狀詣余哭拜請墓銘將歸而納諸墓仁安於余所居東西相距僅半舍然生平鄉里裁一再相見前二十六七年邂逅武昌挽余入舟釃酒膾魚仁安性不飲而舉大爵飲余不已夜半忘醉相與抵掌劇譚余戲之曰以子之材少自見綰銀黄垂三組顧

不易耶乃俛俛默默如此乎仁安亦𩨠然咲謂余曰子自恃其終於此乎居不足以睎子將子欲睎居亦易得耶忽忽如昨日語而仁安已矣嗟乎仁安豈有睎於余哉而余之欲睎仁安者仁安亦惡足以知之乎銘曰

孰不于墳而游于兆孰不于昭而恬于幽莫之匹休亦孰與仇終之優優歸妥乎斯丘



東里文集卷十八